



子乎睦者謂衛也可不使衛人歌宣子宣子說之明年  
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說音悅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

文公下

壬寅八年宋昭公元年襄王崩子壬臣立穆伯如周平魯

之不至穆伯不往周平以幣奔莒以平周之幣從已氏焉已氏穆伯

去年所奪襄仲之妻也為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張張本

癸卯周頃王九年

甲辰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邑名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厥貉亦地名時晉靈公少楚欲與晉將以伐宋

未服楚故宋華御事曰御事華元之父也御音語楚欲弱我言楚以宋為弱故伐之

周襄王崩穆伯公孫敖不去弔喪而要襄仲之妻

楚穆王欲伐宋華元父御事請降楚

文八年十年

先為之弱乎何不先示之乎何必使誘我特楚欲誘呼宋

我實不能言我宋實不民何罪君與楚戰是使宋民乃

逆楚子宋畏楚強勞且聽命遂郊勞楚子且遂道以田

孟諸宋遂引導楚子宋公為右孟孟田獵陣名時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舟也楚人命夙駕載燧楚命諸

者早為命駕且載燧以取火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無

於諸侯扶救栗反或謂子舟曰文之無畏國君不可戮

也言宋公乃強國子舟曰當官而行謂當官何疆之有

強而畏之也詩曰剛亦不吐剛德而不吐露

柔亦不茹雖有柔德而不含茹其德如毋縱詭隨此詩

民勞篇言無縱此詭人以謹罔極以謹飭彼無是亦非

辟疆也釋詩之意以為此皆非畏強敢愛或以亂官乎

吾敢愛惜一死以亂官事乎為宣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本

丙午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孟明敗

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襄仲辭玉魯不與

故使襄仲曰君不念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念我魯先照

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鎮撫其社稷魯國之社稷重之

以大器重中也寡君敢辭玉聘義曰

秦康公聘魯欲令伐  
晉報彭衙之仇魯襄  
公之聘玉

魯文公

還圭璋今云辭玉則對曰不腆敝器曰大器故賓自稱  
是也先聘而辭之也對曰不腆敝器曰大器故賓自稱  
曰敝器曰大器故賓自稱不足辭也言敝器不厚主人三辭襄仲三賓  
他典反言敝器不厚主人三辭襄仲三賓

答曰復答云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問公

之子也言我秦寡德之君願蒙福于魯之先公使得事魯君也徼古堯反不腆先君之敝器

出聘必先告于廟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自稱也不

故稱先君之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自稱也不

諸執事也以為瑞節節信也圭玉所以要結好命要約固結

要平所以藉寡君之命君所以藉此而通秦結二國之好

以結魯秦二國之和好也是以敢致之所以藉此而通秦襄仲曰不有

君子襄仲謂使臣之辭命和其能國乎言無君子則國

無陋矣言以此見天下無厚賄之於是厚其禮秦伯伐

晉報七年令晉人禦之禦秦史駢曰晉上軍秦不能

久言秦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

之處欲堅固也待之謂從之晉從史秦人欲戰秦不能

不與戰而待其自弊也秦人欲戰對曰

也秦伯謂士會曰士會出若何而戰問有何策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言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必實為

此謀必實史駢設為將以老我師也為此謀者將以趙

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庶子之長是晉君之壻也謂趙

晉侯之女有寵而弱為君壻故有不在軍事未嘗涉好

仲辭秦

文十年

勇而狂

又性好勇而猖狂敢為

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言其意正欲敗史駢

之謀惡

若使輕者肆焉

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兵暫往而即退也

其可

則趙穿必怒而

秦軍掩晉上軍

從士會之謀也

趙穿追之

趙穿好勇

而狂故自

不及

秦軍暫往而即退故追之不及

及

趙穿怒曰裹糧坐甲

裹糧包裹餽糧也

坐甲者戰則被

固敵是求

九若是者將以求敵

甲未戰則坐之於地也

不擊

今秦兵至而不與之交戰

將何俟焉

將欲待何事也

軍吏曰將

有待也

言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有所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

趙穿言我不知此謀將

獨出

將獨出與戰

乃以其屬出

以其私屬之兵自出

宣子曰

趙宣子中軍帥

獲穿也

設使趙穿為秦所獲

獲一卿矣

則是虜晉一卿矣

秦以勝歸

秦既勝晉

我何以報

晉將何以報雪此耻乎

乃皆出戰

於是晉兵皆出與秦戰交綏退

兩君之士皆未愁也

言秦晉之兵皆未有大傷愁魚刃反

明日請相見也

明日再戰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言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

以决勝負

懼我也

以此見秦將遁矣

聲失常節

將遁矣

秦兵必乘夜逃歸矣

也使去声

晉若迫秦兵必敗之

則晉必敗秦兵也

於河而伐之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言晉兵有死傷者未嘗收恤乃棄之

胥甲下軍佐也與

趙穿皆惡史駢者

言秦兵期約明

而不惠也

如此則非

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秦兵期約明

去不待期乃欲

無勇也

如此則非

乃止

晉兵遂止秦師

魯文公

是年楚莊王陳靈公立

士會自秦逃歸魏朝  
贈之以策

夜遁果如史

丁未十三年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莊王

秦之用士會也恐其輔秦強盛

會在秦七年先蔑

人在外皆能為士會奔秦

若之何以處之問將何

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

請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

且無罪其出奔也乃宣子

柔而不犯雖柔而不

其知足使也士會一能

賈季亂六年賈

且罪太擅殺陽

不如隨會不若復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不如隨會士會一能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不如隨會士會一能

晉人患

趙宣子曰宣子謀其

難日至矣事於諸卿

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

請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

且無罪其出奔也乃宣子

柔而不犯雖柔而不

其知足使也士會一能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不如隨會不若復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不如隨會士會一能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不如隨會士會一能

賈季亂季為亂

且罪太處父

駢之言

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莊王

恐其輔秦強盛

士會奔秦

問將何

桓子荀林

以其父狐偃有

其出奔也乃宣子

雖柔而不

士會一能

季為亂

處父

不若復

士會一能

季為亂

處父

不若復

士會一能

季為亂

處父

所

偽以魏叛者閔公元年封畢萬於魏壽餘其

執其祭於晉偽示以壽餘降秦而妻子被

請自歸于秦請以魏邑秦伯許之

履士會之足於朝壽餘躡士會足者欲

魏人在東魏人皆在河東

二三有司言者言請舊是東方之

吾與先行吾與此人先往

士會辭辭不肯往

曰晉人虎狼也言晉

若背其言設使我既入魏而晉

所殺也。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亦無補於秦也。不可悔焉。

如此則悔。秦伯曰：若背其言，約而不以魏降，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康公指河為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

而秦人信之，以實然故，隨其計也。乃行，河而東，繞

朝贈之以策。晉故以鞭策贈之，如字。曰：子無謂秦無

人，言汝莫謂秦國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言我已告之於

不，然汝豈既濟，士會既魏人謀而還，上會也。魏先對反

秦人歸其帑，不肯指。○邾文公卜遷于繹，邾將遷都繹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而君則不利。邾子曰：苟利於

邾文公遷邾利民  
而自卒

民，言誠利孤之利也。乃是君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斯

為之，以利民也。天意但欲為君，民既利矣。今卜之而曰

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左右曰：命可長也。文公左右之

遷則君命，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長？邾子曰：命在養民，言

可長也。君何弗為？延壽命之計。邾子曰：命在養民，言

以百姓為命，民得其，久之短長時也。人命短長各有其

能損，民苟利矣。誠蒙其利，遷也。何憚而吉莫如之。果利

益也。其吉無邾文公卒，而既遷。君子曰：知命，公能以利民為心

不惑於瞽史之言。故曰：知命也。

戊戌十四年。陳靈公薨，莊王元年是歲。周頃王崩，子班

魯文公

文五年

魯文公

公父穆伯死于齊襄  
仲恨其娶已妻不欲  
哭

弟商人弒舍自  
立是為懿公

巳酉 周 十五年 齊懿公元年是歲蒸在 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 公孫敖穆伯也生二子長曰穀次曰難八年

伯穀卒魯人立其子難以為之後是為惠叔去年穆

伯求歸未至而卒於齊至是齊人歸其喪惠叔請而殯

之○今按元年叔服謂 襄仲欲勿哭 七年穆伯奪襄

伯曰 即叔仲 喪親之終也 九弟之疾乃 雖不能始 言兄

和 雖不 善終可也 猶當善 史佚有言曰 武王時史官 兄弟

致美救乏 相救其美 賀善乎 有善則賀之 祭敬喪哀

同祭祀以致其敬 情雖不同 兄弟初時雖有內相怨 母

終其愛 至此數事則自有惻然 親之道也 此乃兄弟子

無失道 勉棄仲自盡 何怨於人 事為然也 襄仲說 伯之

言而天理感動 帥兄弟以哭之 弟而自哭之 他年其二

子來 此二子是穆伯在莒所 孟獻子愛之 孟獻子名茂

叔服所謂穀也 食子必有後於魯國此其驗也 聞於國

魯國皆聞孟獻 或諧之曰將殺子 或人諧於獻子曰 獻

子以告季文子 以告季文子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魯

人皆聞獻 我以將殺子聞 又聞我二子將 不亦遠於禮

乎 然以庶子而欲殺宗子非禮也 遠去声下同 遠禮不

孟獻子公孫敖穆伯之  
孫其子則獻子之庶  
叔也

日食鼓用牲魯文  
公事非礼

如死二子言我與其遠於禮一人門于句  
鉤句鉤魯邑名時有寇

攻門而禦之也音鉤一人門于疾丘疾丘亦邑名皆死二

被諸不能自安故皆禦寇于門而疾六月辛丑朔自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並同王公非禮也前傳稱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此

社擊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

禮矣為非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朝以昭事神子不舉諸侯用

幣皆所以明畏訓民事君言尊卑異制皆所以示有等

威以示威儀古之道也九此皆古齊侯伐曹齊侯懿

也也計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言必不得善終已則無禮齊商人以而討於有禮者諸侯相朝

伐之乃曰女何故行禮謂責曹朝魯禮以順天以小事大

順故曰天之道也謙以制禮而虧盈已則反天反天者位

而又以討人而敢討伐他難以免矣言其必詩曰詩小

無正篇胡不相畏此詩責群臣上不畏于天汝上下不相

也天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之所生君子不敢畏于天

也下言所以詩曰詩周頌畏天之威言人君能以于時

保之故能戒懼以不畏于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其何

季孫行父論齊懿公  
討有礼

楚莊王聽孫叔敖之友為賈滅庸

有其國乎以亂取國謂弒其君之奉禮以守假使能奉禮以守其國守去声

猶懼不終猶恐以反天而多行無禮况又多行無禮之事弗能在

矣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為

庚戌十六年蔡文公楚大饑時楚莊王即庸人帥群蠻

以叛楚庸南蠻國名群蠻皆乘其飢麇人率百濮聚於

選也選楚地名麇音君濮音卜將伐楚欲借兵楚人謀

徙於阪高阪高楚之險也欲徙為賈曰不可為賈孫叔

言不可徙言不可徙我能往言阪高雖險我寇亦能往我往彼

往彼不如伐庸庸為群蠻之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師言麇人與濮夷必料我故伐我也所以敢若我出師

若楚與兵必懼而歸則麇人濮夷必懼我而先歸矣乃

出師楚從為百濮乃罷果皆罷使廬戢黎侵庸戰黎廬

戰則庸人逐之逐戰師叔曰師叔楚大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師叔令戰黎且與庸人彼驕我怒彼謂庸也而後

可克然後庸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杜注以為

以為武王兄也陘隰地名言蚡冒服陘又與之遇戰黎

庸人七遇皆北七次交兵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庸人

楚兵詐走故遂不設備遂輕楚而楚子乘駟會師于臨

云不足與戰

宋襄夫人殺孫昭公而  
立宋文公

品莊王次于句瀝至是乃會戰黎之師馳音日楚秦人

巴人從楚師二國相助伐庸群蠻從楚子盟強遂服楚也遂滅

庸群蠻服則庸之勢○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

欲結人之心而宋饑不熟竭其粟而貸之盡以其粟借與

公之子也年自七十以上宋之老人年七十無不饋詒也

無不饋遺以飲時加羞珍異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門參請不絕也國之材人宋國

材之無不事也皆師事之也此言親自桓以下其族親

公以下無不恤也皆賑恤之也此言襄夫人助之施公

夫人昭公之祖母也惡昭公欲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襄夫人不欲親見其公知之昭公知祖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言公何不出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至國人自言得罪諸侯誰納我雖出奔而無且既為人

君我既為而又為人臣失國出奔寄寓他不如死與其

不若也冬宋昭公將田孟諸孟諸宋夫人使帥甸攻而殺

之甸郊甸之兵也周制王城二百里文公即位襄夫人

公而立公子鮑是為文公辛亥十七年宋文公晉侯合諸侯于扈晉侯盟公平宋

魯文公

文

鄭穆公使公子歸生告趙盾

也不能討其篡弒之罪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公也以為

貳於楚也楚故不肯與相見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執訊通訊問之官也以告趙宣子子家為書曰此下備載書辭

寡君即位三年言鄭穆公即位之二年也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召蔡莊公與九月其年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蔡莊公過鄭而

是以不得與蔡侯偕鄭穆公因是不得十一月其年十

克滅侯宣多少滅損宜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難未盡

同蔡莊公以朝于晉襄公也以上言十二年六月魯文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

名曰以請陳侯于楚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而朝諸

君楚既許往乃十四年七月魯文公寡君又朝鄭穆公

于以戡陳事以救成陳國前日十五年五月魯文公陳

侯自敝邑往朝于君陳靈公新即位自鄭往年正月魯

公十燭之武往朝夷也鄭大夫燭之武以八月其年寡

君又往朝鄭穆公又自朝于晉以上以陳蔡之密邇於

楚總上文而言陳蔡而不敢貳焉而二國事晉不敢則

敝邑之故也二國之服晉雖敝邑之事君此又言鄭國

皆鄭之功也

皆鄭之功也

不盡何以不免言鄭之事君至矣何在位之中自鄭穆

以一朝于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見于君謂十月

也夷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雖我小國鄭雖

則蔑以過之矣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今大國曰國今晉

曰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敝邑有亾如此則鄭

亡而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古人有言曰古人有常言

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

楚則無以自立也幾上聲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

擇所從之國也音去聲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

德則其人也我以人道相事也不德則其鹿也而以兵

則我不免以鋌而走險鋌疾走貌言鹿之避死故急何

能擇以喻鄭急則不免於從楚也命之罔極言晉之

苛無有示知亾矣鄭亦知不免將悉敝賦賦田起兵故

以待晉執事文公二年鄭文公二十三年魯莊朝于齊朝齊

四年魯莊公二十五年也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左故亦獲成

於楚鄭與居大國之間晉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而從於

魯文公

邠歌聞戰而人殺齊  
懿公立惠公俱桓公子

豈其罪也言出於不得已大國若弗圖言今晉若不

無所逃命或戰或和惟晉晉鞏朔行成於鄭晉見鄭之

大夫鞏朔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

伯業之衰也晉之無政事而

壬子十八年是歲秦康公卒子公薨魯文公也齊懿公掘

邠歌之父而刑之懿公為公子時與邠歌爭田不勝及

丙邠歌著玉而使歆僕又使邠歌納閻職之妻見閻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又使閻職陪乘公游于申池申池齊

以扑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邠歌特以捶擊閻職職怒

魯襄仲殺嬀立文公  
庶子宣公文公夫人哀  
姜哭而過市序者

怒其歆曰人奪我妻而不怒言懿公奪我之妻一扶女

庸何傷我戲以扑扶汝於汝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言懿公掘汝父之尸而刑乃謀弑懿公二人因

而弑齊人立公子元亦桓公子也襄仲殺惡及視魯

文公太子夫人出姜而宣公宣公文公夫人襄氏歸

于齊其子被殺哭而過市過魯市曰天乎訴之仲為不

道言襄仲殺適立庶殺子惡而立市人皆哭魯之市人

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昔紀公生太子僕昔紀公

僕立為太子又生季佗又生季佗又生季佗而黜僕既

文十年

莒僕弑父以寶玉來  
奔宣公於魯之邑季文  
子行父逐之出境以莒  
公

愛其次子且多行無禮於國紀公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

以殺紀公時國人皆怨紀公故以其寶玉來奔蓋以莒

來奔納諸宣公納宣公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日今日

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蓋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日今日必達言

日即出莒公問其故宣公問何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僕於魯境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言先大夫臧文仲教文子以事君之禮如下

文之行父奉以周旋文子奉其弗敢失隊不敢棄失而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謂盡忠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則事而敬之如孝子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其君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則誅而絕之如鷲先君周公

制周禮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

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順德以處事既無失德

此則者為吉德逆此則者為凶德乃能斷制

宜事以度功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功以食民成所以

養嗣下民食音嗣作誓命周公又作要信曰毀則為賊則見上

毀壞此則者謂之掩賊為藏掩匿賊人謂之藏竊賄為

盜竊人貨財盜器為姦盜人器用王藏之名主為藏匿

賴姦之用特賴邪人為大凶德言主藏賴奸為極大之凶德有常無

救有常刑而不可救在九刑不忘言此誓命載在九刑之書終不遺忘以諷宣公容納莒僕

王為賴王為賴奸也行父還觀莒僕言季文子周旋觀省身還音旋莫

可則也其所行之事無一可為法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君而忠信以

處已此能順其德則者故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賊藏奸見上文此皆逆其則者故為凶

夫莒僕今夫莒僕之為人則其孝敬將取法其孝於父而敬於君乎則弑其

君父矣而不見其弑君父則其忠信將取法其忠以自處乎則竊寶

玉矣而不見其竊寶玉其人則盜賊也則言莒僕之為人則竊賄之盜而毀

則之其器則姦兆也以言莒僕之器則盜器為奸之兆域也保而利之則

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物以訓則昏以周公則此莒僕

昏德之人則此莒僕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為民之則焉不度於善蓋其所行

於孝教忠信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奸兆則兼是德者慶待洛反

以去之所以逐去莒僕而不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顯帝之號其裔

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禱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

叔達此八人者即垂益禹皋之倫庭堅臯陶字也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齊聖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

有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悌也天下號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嚳之號其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嚳之號其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李狸此八人者即穆契朱虎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忠盡已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

也言此八人有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

元此十六族也總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前後世能承不隕

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也以至於堯以至帝堯不能舉而未及舉舜

臣堯大舜為堯之臣舉八愷才于八人使王后土使禹為主地

上以揆百事使宅百揆以莫不時序特是也謂當理也

理而有地平天成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蓋卒其大成也此言

見其舉八元才于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敬敷布五者

餘也

之教如下 父義教父母親教母兄友教兄弟共教弟

音子孝謂五品而此所謂五教也內平外成五品遜則

平而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卒八昔帝鴻氏有

不才子帝鴻黃帝也才賢者也元愷為掩善隱賊有義

則掩之而不才故四凶皆不才也掩善隱賊有義

惡物其有凶醜之物頑嚚不友與夫心頑而不則德義之

親友者匿音銀是與比周此不才子專與此等相

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此即少皞氏有

不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毀信廢忠謂信不足行而毀

不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毀信廢忠謂信不足行而毀

而廢之崇飾惡言以惡言為善反請諸庸回安於諛諧服

善也常行諛疾而蒐索以誣盛德有盛德之人則為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而好顓頊氏有不才子

即高陽氏也避入愷故言不可教訓自弃不知語言暴

顓頊氏顓音專頊音呼玉反注見上文舍音救

傲狠明德德之人狠戾以害有明以亂天常天理之常天

下之民謂之構杻構杻即無侑匹之此三族也總共

為三世濟其凶世世以凶增其惡名愈增前世以至於

堯堯以帝堯不能去未及逐而去經雲氏有不才子經

黃帝時官貪于飲食之欲冒于貨賄盡人侵欲崇侈貪

甚則慾心過貪不可盈厭無盈滿無厭聚歛積實聚歛

充積富實不知紀極無所統紀不分孤寡寡孤獨不

恤窮匱窮困匱乏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

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此即舜臣堯大舜為賓

于四門堯使舜開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構杻饕餮

繫此四凶罪投諸四裔投奔之於以禦魍魎使當魍魎

此而流放之抽知反魍音媚按尚書注流共工于幽州

民害者魍魎于崇山南裔也魍魎三苗于三危西裔也

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舜攝位二十同心戴

舜朝觀訟獄詔以為天子此舜所以能匹夫而有天下也以其舉十六

相去四凶也以其率措得宜合于天下好善惡惡之公心也舜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相去声去

上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虞書舜典篇數上声慎徽五典慎謹也微美也五典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微音揮五典克從民皆順從無違教也釋克

義以明舜率入元之功曰納于百揆宅百揆以揆度百揆時序百

當理而無廢事也釋時序之義以明曰賓于四門四門

穆穆穆穆肅清之意無凶人也釋穆穆之義以明舜有大功二

十去四凶也而為天子天下同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去一凶矣如四凶之類矣於舜

率一善人如元愷之徒去一凶矣如四凶之類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庶幾免於戾乎非

言功也庶幾可免于罪矣乎按魯宣公以篡弑得國

而行父不討顧乃逐一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

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彼宣公果人也固宜羞愧汗下

無措躬之所矣三家擅權蓋始于此傳曰東門襄仲殺

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

嗚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魯文公在位十八年薨  
宣公